

日本
经济
小说
系列

社长之器

(日本)
高杉良◎著
叶宗敏◎译

群众出版社

●●
经济小说
●●



社长之器

（日本）高杉良◎著
叶宗敏◎译

群
众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社长之器/(日)高杉良著;王路芳,张毓英译. — 北京:群众出版社, 1999

(日本经济小说系列)

ISBN 7-5014-1990-6

I. 社… II. ①高… ②王… ③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0876 号

日本经济小说系列

社长之器

(日)高杉良著

责任编辑/常 河

封面设计/吴 勇

技术设计/祝燕君

出版发行/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/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京安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7.5 印张 181 千字 插页 2

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ISBN 7-5014-1990-6/I·813 定价: 11.00 元

高杉良
Takasugi Ryo



致中国读者

在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的进程中，中国的读者们若希望从拙作中了解些什么的话，那就是对各种企业结构的构成和“社会剧”的理解吧。

“经济小说”不是日本固有的称呼。但“经济小说”却可以说是最能体现现实的小说。我自负，一直为抓住时代脉搏、展示经济领域的变革，盯住事实取材而不惜耗费功力。因为这一点，使拙作得到读者的支持。

此次通过群众出版社使拙作得以呈献给中国的读者们，实属莫大的荣幸。希望经济小说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。

高杉良

1989年7月

内容简介

本书故事发生在一对兄弟企业家之间。他们的经营理念有着根本的冲突。

征一比高望大三岁，兄弟二人各自从父亲的手里继承了一家配件厂，为日本的支柱企业大洋汽车公司生产汽车配件。征一是长子，从小专横跋扈；高望从冲压工人干起，性情温和。征一的工厂基础好，很快就发展成跨国公司；高望继承的是一家制作所，但高望关心工人，有人情味，把改善工人生活放在第一位，甚至提出工人持股的设想，因而深受工人爱戴。企业飞速发展，高望继而转入政坛。高望入选野党社民党议员，众议院大藏省委员会委员、法务委员会理事等，最后累倒，猝死任上。

高望猝死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，征一接手高望的制作所后，清洗人员，扣发退休金，强迫遗属还债……步步紧逼原来工厂的工人、干部，一招更比一招狠。然而，征一的前景，却不像他想像的那么乐观……

目
录

第 一 章	社长猝死	(1)
第 二 章	学生董事	(30)
第 三 章	家族公司	(57)
第 四 章	高速发展	(72)
第 五 章	当选议员	(101)
第 六 章	联合葬礼	(132)
第 七 章	工人贵族	(148)
第 八 章	挂号邮件	(179)
第 九 章	民事诉讼	(197)
第 十 章	否极泰来	(214)
	高杉良和他的经济小说	(228)

第一章 社长猝死

1

晚上8点多，大门外的对讲机响了起来。
“先生回来了。”

是林聪略带嘶哑的声音。

林聪四十四五岁，秉性耿直，早在高原高望当选议员之前就一直为高望开车。

正在厨房准备晚饭的正子听到声音马上关上煤气奔向门口，见不到正子出门迎接，高望是不会脱鞋进屋的。

而且，脸上的笑是不能忘记的。

“回来了？”

“嗯”。

平常这个时候高望总是还以笑脸，可今晚却无精打采地只嗯了一声，脱鞋的时候也是摇摇晃晃的样子，幸亏林聪在后面扶住才没有摔倒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正子见状忙伸过手去想帮林聪一把。

“没事儿。”

高望挥了挥手。

“夫人，先生实在太累了，今天在国会开了一天的会，这是中途退场回来的。”

林聪悄悄对正子说。

正子想起早上的情形，高望一起来就无精打采的。平时他的饭量就大，早餐总是要美美吃上一顿，可今天差不多全剩了，只喝了一碗汤。

“今天非得去吗？”

“嗯，今天是开幕式，天皇陛下也要来，哪能不去呢？”

“那就再多吃点儿……。”

“中午吃鳗鱼盖饭，到时再补上吧。”

想起早晨饭桌上的对话，正子问林聪：

“午餐吃得怎么样？”

“和秘书们在‘伊豆菜’吃的鳗鱼盖饭，可先生几乎没……”

“林君！别瞎说，我只不过有点儿累。”

林聪被高望打断，没有再往下说，但他的眼神已经告诉正子他对高望的担心。

这一天，上午9时，高望出席议会各种例会；9时20分，国会对策委员会；11时，国会开幕式；中午，议员运营委员会；下午1时，全体会议；2时40分，公职选举法对策特别委员会；4时，特委会理事会。参加完国会的各种会议后，下午5时又出席了在纪尾井町海员俱乐部召开的社民党议员团大会。

就在前一天的1月25日虽然是星期天，高望还出席了3个支援会的新年团拜会，回到镰仓扇之谷的家中已是深夜了。

今年50出头的高望仗着年轻力壮，新年伊始就马不停蹄地

穿梭于各个部门拜贺新年，从元旦出席宫内厅举办的“新年礼宴”开始，一天也没有在家待过。

27、28日，高望终于听从正子的意见，破天荒在家休息了两天。

然而，高望不是那种在家待得住的人。

高望还担任着汽车零件厂——启发社制作所的代表权董事社长，即使阅读有关公司的材料，两天也不会寂闷的，时过境迁，他又得闲坐到了那架好久不摸的钢琴面前。

一楼的客厅摆放着一架三角式钢琴，妻子正子和女儿佳子只是爱好而已，而高望的弹技令她们自叹不如。

高望身高1米59、体重75公斤的体型怎么也难以和钢琴联想到一块儿，虽然被儿女们嘲弄说是“爸爸的玩具”，但对高望来说，往钢琴前面一坐确是难得的休闲和享受，所以每每空闲之余总要弹上一曲。

经过一天的休息，高望感觉好多了，弹瘾大发，吃完午饭给妻子弹了一首《多赛利的小夜曲》。

一曲弹闭，坐在沙发上的正子拍手叫好。

“总算还没忘，有个地方弹错了，你听出来了吗？”

“不，弹得棒极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你也来一个？”

高望说着站起来坐到正子旁边。

“佳子这孩子，学英语会话着了迷，好久没听她弹了。”

女儿佳子两年前从日本女大英语系毕业，虽然在校期间通过了英语一级，但并不满足，为了取得同声传译资格，又报了一所英语学校。

高原全家四口人，长子望现在庆应大学经济系读二年级。

“佳子跟你一样争强好学。”

“她要是男孩儿就好了，她的灵气倒是继承了你的优点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，从小我的脑袋就是空空的。”

“佳子还没男朋友吧？趁着我还能动给她找一个也了了我的心愿，我不指望收养子，就希望她结婚以后也能过来一块儿住。”

“她现在好像还不想找，说到30以后再说。”

“什么？她开什么玩笑！她想威吓我们，也太放肆了。”

高望板着脸说道：

“这事不能由着她，我给她找一个。她也不小了，都24了吧，24我们不都结婚了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正子把目光移向远处接着说道：

“那时候住在赤羽的母亲都50了，现在我们也正好50，如果佳子现在结了婚，作为父母，我们也许会陷入一种复杂的情感。”

高望斜过身子凝视着正子，好像要弄懂妻子话中的真实含意。

“我们会陷入女儿被女婿夺走的心境之中。我现在明白了母亲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，我们在赤羽刚结婚的时候，你在母亲和我中间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这个刚过门的媳妇一边，让母亲不要管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母亲一定会感到懊悔，记恨我这个儿媳妇的。”

正子停下来喝了一口茶，心想怎么说起这些来了。

“母亲的确有她自私的一面，这种性格作为儿子我也难以忍受。就拿我比大哥先结婚这件事来说，母亲就老大不愿意。还有，我最先认可了父亲的情人，并在很多场合帮助他们，母亲气得要命。依我看，父亲在外面找女人也是不得已，母亲对父亲也太没有人情味儿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到最后我也没和母亲、大哥和解。虽然我作了最大的努力，但自我当了议员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。母亲从小就偏爱大哥，绝不允许我超过大哥。他现在已经当了大公司的老板，根本就看不起我这个在野党的小议员，不过，大哥也没想到我会连续三次

当选。”

“你和母亲、大哥一直这么僵着，也太寂寞了。”

“我根本没有这种感觉，母亲、大哥我已经全不想了，换句话说是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。”

高望往正子身边靠了靠。

“因为我身边有你呀！你扮演着母亲兼妻子的角色，我就像无忧无虑的孩子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”

高望边说边把正子的手拉过来抚摸着。

“母亲和大哥的事让你为难了，可你过得不是一直都很开心吗？我可以向你夸耀的只有一件事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”

正子歪着头看着高望。

“不知道吧，告诉你，除了你以外我再没有爱过别的女人，的确我没有碰到那种机会，然而，即使有我也不会动心的。也许因为我讨厌父亲和大哥的所做所为，一直把他们作为反面教员，但有了你谁也不会让我动心的。”

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”

虽说是自己的丈夫，正子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羞怯。

“你难道不相信我的话？除了你，我不会再爱别的女人。”

面对高望祈求的面孔，正子赧然一笑。

“谁说我不信了？”

“那就好，能和太太说说知心话真是太开心了。”

高望脸上露出惬意的微笑。

2

第二天，高望接受了正子的劝说，住进了信浓町的庆应医院。

“你就权当是检查一下身体还不行吗？”

“党内推举我参加国会预算委员会的质疑辩论，这个时候我哪能住院呢？”

“那不正好吗？医院离国会那么近，可以直接从医院去国会。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

昨天吃晚饭的时候，正子看到高望一点儿食欲也没有，劝他住院检查一下，没想到高望爽快地同意了，正子心想也许他确实是累坏了。

高望亲自给在医院的朋友阿川教授打了个电话，让在内科病房安排一个单间。

上午10点住进医院后，阿川教授立刻为高望做了检查。

检查后，阿川把正子叫到走廊。

“看来得多住些日子了。”

“有那么严重吗？”

“现在还很难说，还得进一步检查，现在看来似乎是肝脏不太好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他说还要参加国会辩论呢……”

“最好不要去了。”

阿川紧锁眉头摆了一下手。

正子不免紧张起来。

“我检查时他说有点腹胀，这是腹水所致。难以想像他过去以多大的毅力忍耐着，我们有特效的利尿药，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。”

“大夫，求求您，拜托了。”

“夫人也不能天天来，还是请一个护士吧。”

正子忐忑不安地回到病房。

看到妻子进来，高望从床上坐起来笑着说道：

“你看，我倒真的被当成病人了，阿川大夫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得多住一段时间，不过不用担心，只是国会暂时不能

去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哪有那么严重？”

高望像个撒娇的孩子撅起了嘴。

下午，大夫开始为高望打点滴。

“没那么严重吧，真是小题大作。”

一位三十二三岁的年轻大夫抬起高望的右手试了几次，但都因血管太硬没有扎进去，换到左手还是不行。

“在脚上试试。”

脚背上的血管不太硬，终于扎了进去。

含有葡萄糖和营养剂的黄色液体慢慢输入体内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高望想去厕所，于是喊来值班护士，护士让他用床下的便盆，高望顿时感到受到了莫大的屈辱。

“我还不至于连厕所都去不了！”

“医生指示要绝对卧床。”

“没那么严重！”

高望让正子扶着从床上下来，披上长外套走出病房。

在走廊，高望不让正子搀扶，故意挺胸抬头，正子看他一步三晃的样子真担心会随时跌倒下来。

在厕所外面，正子等了足有5分钟高望才出来。

“怎么也尿不出来，难受死了，按说打了那么多点滴应该……”

高望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

回到病房，高望闭上眼睛在床上静躺了一会儿。下午4点开始他一个劲儿地叫饿。

“有没有炸面圈儿，不带馅儿的也行，饿死我了。”

“我去问问大夫。”

正子来到护士室，可护士说什么也不答应，说是阿川教授交代不能进食。

正子心想，也许是为了明天的检查吧，有食欲说明病情正在好转。

“医生说要绝对禁食，可能是为了明天的检查吧。”

“真受不了了。”

“点滴里各种营养都有，一天不吃也没关系。”

“可我又不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的老人，医院的作法真让人不可思议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过，也许我真的病了，我从没感到身体这么虚，一点劲儿也没有，就是这么躺着也觉得累得不行。”

“昨天和前天也是这样吗？”

“前天也不行，昨天感觉稍好一点。”

过了6点的时候，高望又嚷着要吃东西。

“快给我弄点儿吃的，什么都行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不是炸面圈儿也行。”

对酒精排斥的高望对甜食从来都是来者不拒。

值夜班的护士们经过商量，决定给他一些冰块儿。

“先吃点这个忍一下吧。”

高望从护士手里接过装有方冰的杯子，脸上露出难以名状的表情，他在床上坐起来拿着方冰狼吞虎咽地使劲嚼了起来。

8点多钟，不知是因为作梦还是睡不着，高望的一阵呻吟令正子吓了一跳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正子看了一眼高望，没有回音，好像还在睡着。

过了10点，高望终于静了下来，传出均匀的呼吸声。

正子松了一口气。

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，林聪开门进来。

“先生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这么晚了真难为你。现在总算安静下来了，8点的时候还翻来覆去的。”

“这两天，我的心也总是不踏实。”

林聪在床边蹲下来，凝视着睡梦中的高望。

“这几天总觉得先生有点不对劲儿。我想起来了，也就是三天前吧，在国会大厦门口，先生在楼梯上停下来一个劲儿地喘，前几天在新工厂的奠基仪式上，过去很久不见的朋友见到先生都说他的脸色不好。”

户冢工厂决定扩建，1月20日举行了新厂房的开工典礼。

“阿川大夫说也许要多住些时候，但我想一定会很快恢复的。”

“果真要多住些时候了？”

林聪从床边站起来坐到旁边的椅子上。

“他说还要参加预算委员会的辩论，看来只好做罢了。”

“是吗？先生就像上紧发条的钟摆，从来不知道疲倦。”

正子朝屋子的一角指了指，那里放着一个大纸箱子。

“他带来这么一大堆资料，今天根本没动，说累得不行。”

“先生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躺下的，先生积劳成疾，我看来是累倒的。”

“他年轻时就争强好胜。”

正子说着低头看了看表。

快11点了。

“林君，感谢你今天来看望高望。天不早了快回家吧，要不夫人该着急了。”

“她没事，关键是先生。”

林聪仍然不想走，又呆了一会儿，直到11点半才离开。

12点的时候，正子正准备打开备用床，无意中朝病床上看了一眼，发现高望微睁着眼正看着自己。

正子喊了一声，没有反应。

正子的心咯噔一下，赶紧走了过去。

只见高望的双眼无神地微睁着，不管怎么摇动也没有反应。

正子一下慌了，赶紧按响了床头的应急铃。

“病人不好了，请快过来一下！”

值班医生和两名护士迅速赶来，给高望注射了强心剂并进行人工呼吸。

凌晨1点，阿川教授也风急火火地赶来了。

输氧设备运到了病房，随后又来了几名医生。

正子被护士拉出了病房。

和病房里相比，走廊上凉飕飕的。

但正子毫无寒意，她双手合十全身颤抖着不住地祈祷。

“母亲，快救救高望吧！”

正子的母亲已年届84，因患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医院。

“难道被死神召唤的必须是高望吗？上帝，求求你把母亲带走，留下高望吧，母亲，原谅我吧，救救高望……”

正子执着地祈祷着。

她突然想起来孩子们还不知道，应当马上告诉他们。想到这儿，正子飞快地向大厅的电话亭跑去。

她在昏暗的大厅的电话亭前站定才发现忘了带钱包。刚想返回病房，突然被人叫住了。

“夫人，先生怎么样了？”

原来是林聪，正子没有听到他上楼的声音。

“我放心不下就又回来了，我想告诉你，今晚我就呆在车里，有什么事尽管叫我。”

“高望情况不好，刚才阿川大夫来了，我想打电话告诉孩子们，可没带钱。”

“我这有，快，快拿去。”

林聪急得话也说不利索了，赶忙从裤兜掏出钱包交给正子。

“我开车去接他们。”

“拜托了！”

“我这就去。”

“我先打电话。”

林聪飞快地跑下楼去。

电话里的呼叫声响了三下，传来了佳子的声音。

“喂喂，佳子吗？我是妈妈。”

“什么事？都这么晚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家里没什么事，不知怎么总也睡不着，刚才看了一会儿书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喂，妈妈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爸爸他……”

“爸爸怎么了？”

“爸爸不好了。”

正子极力控制着自己。

“什么？妈妈，你说什么？喂喂！”

“林聪去接你们了，你和望快点来。”

正子放心不下病房的情况，没等佳子回答就挂上了电话。

回到病房门前，她犹豫半天也不敢进门，不知等待她的是
什么？

这时里面传出“吃吃”的笑声。

怎么回事？是高望得救了吗？

后来她才知道，原来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操作失误引起一位医
生的哑然失笑。

对于医生来说，人死了如同一件被丢弃的东西。